



和魔錄

占龙著

阮心
子中
部

邪魔煞星
Xiemo Saxing

占 龙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铁岭日报印刷厂印刷

字数:769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37 $\frac{1}{2}$

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3,512

责任编辑:马达骥

责任校对:禾 利

封面设计:戴 云

ISBN 7-5313-0801-0/I·736

定价:(全四册)19.00元

第四十九章

日月双球急欲扬名立万 兄弟二人寻斗名家高手

过了良久，笛魔从古洞中传来欣慰的叫喊声：“铁兄弟，解毒丹药是真的。已经有转机了，你可以放心了！”

铁奇士闻听笛魔之言，这才心中的巨石落了地，面露喜色，暗叫侥幸侥幸。笛魔如巨鸟一般从半壁上飞落下来后，他立即轻声问：“老哥哥，先解了谁的毒？具体情况如何？”

“你世伯那个骑驴的，还有海姑娘。他们服下丹丸后，我稍一输送内力助其行药，便清醒过来，能活动了，现在竟说毒已化尽了！”

“嗨，老哥哥，你不应该现在就下来，该守住洞口啊！”

“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世伯正在继续施救，琪瑶姑娘守在洞口，她说她的功力已完全恢复，可以一斗了。”

“这药可真灵，不过也证明她的功力又精进了许多了。”

二人正在交谈着，古墓幽灵却等得不耐烦了，尖声叫道：“小子，快，还我珠来！”

铁奇士哈哈笑道：“你放心别急嘛，等在下用过一段时间，

到时自会完璧归赵的。你想夺取金玉图三宝，在下也要得到它；你要收拾古禽教，在下同样也要除掉这邪门。实言相告于你，从今天起，你的计划由在下为你代劳了，你坐享其成好了。”

古墓幽灵闻言怒气冲天，俏脸铁青，破口大骂起来：“小混蛋！小坏种！小妖精！小骗子！小滑头！小兔崽子！姑奶奶和你……和你没完！你，骗人！是个小骗子！”

铁奇士朗声大笑道：“骗人？我可没骗人。用解毒药换隐形珠我是说过，但我并没有说过马上换啊。放心吧，只要有朝一日还了你的珠子，我就是言而有信，你敢污我是骗子？！”

妖妇暴跳如雷：“啊——啊呀，气杀我也！你，你……好，我等着你还我珠子。你若言而无信，哼，等着瞧吧，姑奶奶一定把这事儿传遍整个江湖武林，让天下英雄都知道，叫你威信扫地！”

铁奇士得意地笑道：“古墓幽灵，我这哪算是骗死人啊！你听说过没有，猫儿常对鼠洞叫着说：‘妙呜，老鼠朋友，你出来吧，我拿鲜鱼给你吃，啧啧，鱼的滋味美极了！’哈哈，从古至今，老鼠可从来没有吃到猫送的鱼呀！”

“你，你……小坏种！小骗子！你骗我、气我、戏弄我，那……那你就杀了我吧！”古墓幽灵简直是被气疯了，失去了一派宗主的威严，失去了一个女性应有的身份，疯子一般尖叫着，朝铁奇士一头撞去，要拼命了。

铁奇士长袖轻轻一拂，生生地把她逼退九步，剑眉一扬，摆摆手说：“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今天你既然送丹药、借珠宝给在下，在下只有心存感激，因此即或往日结下深仇大恨，

可今日却不能与你为敌了，仙姑请回归仙居吧，但请记住在下一言：只要你从此心存人情，弃恶从善，即或往日你已十恶不赦，在下也不会杀你；假若你执迷不悟，一意孤行下去，那你就擦净颈上的人头吧！”铁奇士的一席话说得正气凛然，真如金石掷地铿锵作响。

古墓幽灵被这浩然正气震慑住了，嚣张的气焰被压下去了，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，竟嚶嚶地哭起来，哭得香肩抽搐，梨花带雨。真是邪不胜正，一正压百邪啊。

“走吧走吧，还放什么赖，要什么刁！再不走，猫可就要张开大嘴，妙呜一声咬断耗子的喉咙了。”笛魔被古墓幽灵哭得不耐烦了，皱着眉头说。

“走就走，这笔帐先记在帐上，本仙姑会到时讨债，一笔一笔地清算的！哼！臭男人，没有几个好东西！”古墓幽灵扭动娇躯，挪动莲步，恨恨地说。

“喂，留步别着急啊。古墓幽灵，那个普普元帅不能留在这儿啊，难道让我们奉侍他不成？你曾经与之有段情孽，他虽是个生番，本当杀之，但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暂且放了他，你把他带走罢！”

古墓幽灵真个听话，只见她乖乖地转过身来，玉臂一伸竟将高大威猛的普普元帅挟在肋腋下，化作一阵轻烟飘忽而去。

琪瑶站在崖壁的古洞旁，格格娇笑道：“妙啊，阿奇，这下妖妇可被你治惨了。嘿嘿，谁能料到令人闻名色变的女魔头竟如此一败涂地！”

铁奇士抬头一看，见琪瑶已完全恢复，依旧光彩照人，知

道丹药确具神效。便问道：“琪妹，诸老和两小怎么样了？”

琪瑶还没开口，血食头陀已接上了话茬：“铁老弟，我狗肉和尚已从西天回来了。佛主说，狗肉和尚，你和他们回去吧，有你们的铁老弟，我可不敢收留你们，我怕他打上门儿来向我讨人啊！哈哈，于是，我们就全回来喽！”

铁奇士道：“好好，全回来就好。时间已不早了，我们可以动身了。”

“奇儿，先别急着赶回，试试隐形珠再说。”怪驴丈人道。

“请问世伯，这隐形珠是怎么试法？”

“简单得很，吞到腹中只要提口真气催其在腹中滚动，宝珠的灵气就会自然地散发到体外，将凡胎肉体罩住，身形也就不见了。”

“一旦出恭岂不是被排泄到茅坑中了吗？”

“哈哈！傻小子，假使是这样的那还算什么宝物？只怕早就被普普元帅肩掉啦。珠已通灵，藏于胃中，除非运动真气，才能将其逼出来，否则就是剖开肚皮恐也难以找到的。”

“这是什么原因？”

“它一入口即化为一团灵气，附丽于人之意念，一遇日精月华即化为珠。要隐则隐，要现则现，随心所欲，与意相合，同念并生，入火不焚，逢水不浸，遇毒不惧，妙用大焉！”

铁奇士听罢喜不自胜，立即把珠吞入腹中，猛提真气，陡觉一团若有若无之物在腹内滚动，立时游遍四肢百骸。这时猛听得琪瑶娇惊叫道：“啊呀，阿奇真的不见了！”

“可是我仍在原地未动啊！”

“我与你近在咫尺，竟然一点都看不见，真是神乎其神

啦！”

铁奇士大乐：“真妙啊。好，你们走吧，我在暗中跟着。”

洞内诸人全部围了上来同声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但你不能总是提着真气啊！”

铁奇士道：“也对也对。不过嘛，这对于我来说也并非难事，大概还是可以办到的。”

琪瑶嗔怪道：“不害羞，说你胖你就喘，净吹大牛！”

铁奇士面色一红，讪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别损我了，咱们该上路啦。世伯，咱们该如何行事？请你老人家安排吧。”

怪驴丈人略一沉吟，便安排起来：“这样好了，高贤侄带着两小在后而行，老穷酸和我抄右路，卖货的和吃狗肉的取左路，大家都保持一里左右的距离，彼此呼唤照应，奇儿和琪儿在前。大家看他们的动作行事。他们一停，大家都停；遇镇就在镇口会齐，出来再分开，一路注意搜索，直到黄山为止！”

“就这样定了，那我先走，你们随后跟进吧。”铁奇士与琪瑶迈开脚步，双双前行而去。

高式直等到三批同伴各取其路后，才带着二郎和大妹两个巨童动身。左右前三方都不用担心，只需注意背后就行，因此，高式觉得轻松多了。铁二郎和白大妹却不然，他们有很长时间没有临敌搏斗了，因此总觉得事没得干，架没得打，瘾没得过，乐子没得取，浑身充沛的精力没得发泄，再加之这次行动又被安排殿后，于是双双噉起了嘴巴，嘟嘟囔囔嘀咕不已。

时近黄昏，行于荒野，曲曲折折的山路上，除了铁奇士

一行人时隐时现外，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什么行人。看不到村屯，看不到村民，甚至连野狗也难以看到，入目的唯有起伏的山峦和冷寂的丛林。大妹实在耐不住了，向高式问道：“高大师兄，琪姐姐怎么还在前面不停下来，都饿死了，实在不行我就……”

“大妹呀，忍耐一些吧，他们不会停的，也许要连夜走出怀玉山区呢。你饿了就边走边吃干粮吧！”

“大妹，我们走快一点追上去，于是叫她停下来，于是我们就有得吃了。”二郎瓮声瓮气地说，同时心疼地望了大妹一眼。

“二郎，主张不在你琪姐姐，而是在于你二师兄要赶路啊。”高式笑道。

“哼，倒霉！跟着二师兄走路就是倒霉！”二郎和大妹同声埋怨。

“呸，休得胡说！我作大师兄的都听他的，你埋怨什么，听他的主张没有不对的。你……”高式的话还没说完，突然轻声惊叫道：“你们看后面，好像有两个大皮球飞滚而来！快，隐于暗处。”

三人展开身形，几个起落间便奔进道旁的密林隐伏下来，运足目力朝后望去。只见两个似圆非圆的东西滴溜溜如飞滚来，齐头并进，转眼就接近了许多。再过片刻，已滚至三人隐伏的不远处，在原地疾转了几圈儿，居然停了下来。

高式等三人细细一看，同时傻了眼，这两个东西哪是什么皮球呀，原来竟是两个非常稀奇古怪的人物，他们停下来，并肩而立，高矮相差无几。只见其形体就如只特大皮球，不，

与其说是皮球，倒不如说像鹅蛋更为妥当些；硕大无朋的圆脑袋好似直接安在肩上一一般，不见脖子在何处，上身是滚圆滚圆的就像被打足了气一般，两条粗腿极短极短，就像跪在地上一样，与腿相反，他们的双臂却很长很长，挺直了身体亦可触摸到地面。看脸面除特胖特大特圆外，长得倒不很难看。

高式低声警告两巨童道：“这两个怪人定是武林怪才奇人，你们不得大惊小怪，也不得手心发痒。他们来到这里停下，显然是发现我们在此隐没了。小心提防，不得弄出声响，不得我的允许不得贸然出手！”

如果在白天见了这两个怪人，已经就够令人感到惊骇生畏，如在深夜见了则恐怕就会被疑是山精鬼怪，就更使人心底生寒了。不过对于高式，尤其是二郎和大妹来说，仅仅奇怪、新鲜、好玩而已。二郎饶来兴味，像看耍猴似的看了一会儿，咧了咧大嘴，低声道：“大师兄，你看出什么古怪没有？”

“你说他们头上的大辫子？”

“还有他们背后的葫芦！”

“辫子长而及地，编得紧紧的，扎得实实的，显然是留下另有妙用的，绝对不是单为显示辫子之长。葫芦嘛，我估计不是藏酒就是一种外门兵器。若是外门兵器则定有古怪，不可等闲视之了。”

“江湖上似乎没有听说过有这号的人物啊！”

那两个怪人在附近寻觅了一番后，其中的一个说道：“哥哥，走罢，刚才也许是我们看花了眼，还许是三个鬼影呢。我看……”

“住口，你胡说什么！老二你的眼睛是做什么用的，看到的分明是三个人影嘛，而且肯定是一流高手。出道都半年了，你连一点长进都没有，哼，丢人！刚才的三人中，有两个很是高大，似是武林传言的男女两金刚。”

那老二哈哈笑道：“哈哈，师哥，你净说瞎话！假使是男女两金刚，他们见了我们会逃避？！”

哥哥道：“我们还没遇到什么对手，那就先找到男女两金刚拼斗一场，扬扬美名露露脸！”

“我说哥，今天那老糟头子八成是什么太虚幻主，我叫你出手你偏不答应，可人家一走你又偏要追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嘛，莫名其妙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现在再追也找不到了！师父仙逝时就说过，想扬名，斗大名；想立万，碰硬万。你总是缩手缩脚，不敢拚硬斗狠，什么时候才能扬名立万，让人佩服啊？”

“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走，听说古禽教主和古墓幽灵都到黄山去了，咱也去凑个热闹，闹他们一场！”

两怪人说走就走，决不迟疑，同时喝声“走”，立即双双滚动起来，径自朝西如卷地旋风一般而去。

高式一见两个怪球去远，跳起身来，急急道：“我们快追上去，恐怕他们会遇上琪瑶姑娘的！”

铁二郎这时也来了精神头，将御赐风磨铜棍朝地上重重一触，笑道：“大师兄，买卖上门了，他们两个久闻我和大妹的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但恨不得相见，今日我和大妹枝偕连理，比翼双飞，拚他们一场，显显虎驾（狐借）虎威如何？”

“二郎，嘿嘿，乱七八糟的，说的是什么呀，叫人笑掉大

牙了。唉，先不说这些了。告诉你，非得你二师兄的允许，你就乖乖地眯着吧。追！”

三人展开身形，瞄准两个怪人滚去的方向，疾掠电射而去，直到二更也没有追上，不觉得有些气馁。及至三更时，忽见琪瑶由侧面飘然迎了上来，叫住三人，说道：“你们怎么才到，快随我来！”

“海姑娘，你看到两个怪人没有？”

“两个皮球一样的怪人，其行甚疾，阿奇单独衔尾跟上了。”

“诸老呢？”

“在侧面不远的一个猎户家中，我们在那里等候阿奇回来再走。”

三人由琪瑶引路，逶迤而行来到了一处山谷，见谷内林中隐隐约约闪出黯淡的火光，就径直扑了过去，恰遇血食头陀出来。他叫道：“哈哈，快来吃肉，好香好肥好嫩的鹿肉啊。快，吃完又要走了！”

“老哥哥，阿奇回来了吗？”高式问。

“回来又走了。他说，天亮前后大概要有好戏瞧了。”血食头陀答。

“什么好戏？”

“你们看到两个球一样的怪人了吧？”

“看到了。知道他们是谁吗？”

“铁老弟查出来了。他们既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，又是一师所教的师兄弟。大的叫双杰日球胡月日，小的叫双杰月球胡日月，是天牛仙翁的嫡传弟子。这个天牛仙翁本为中原人，

但一生又从未涉足过中原，故未在中原武林扬名。近来已仙逝他乡了。”

“这双轮二球有什么武功绝技？”

“今天夜晚也许能看出一些奥妙，阿奇说，他们刚刚碰到伊犁的通通国师，相约在黄沙谷决斗，咱们要看的就是这个热闹。”

他们来到屋中，一股热气和肉香扑面而来，但见桌上摆满了烤肉。二郎和大妹欢呼着抢上前去，不由分说抓起来就往嘴里塞去，烫得嗷嗷而叫，引起哄堂大笑。吃完，众人即由血食头陀带路，奔黄沙谷而去！

约在四更过后，血食头陀回头轻声说：“到了，前面就是黄沙谷，我们就在此等候铁老弟吧。”

众人尚未做何表示，就闻一阵微风响过，感到铁奇士已稳住身形，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了。他轻声道：“快随我来！”

“要去那里？”

“黄沙谷东侧有一高崖，正好可做我们隐身观战之所！”

大家闻言随即跟上，琪瑶凑到铁奇士身旁问道：“对敌双方都已到场了吗？”

“双球在那崖下在填五脏庙，通通国师不知为何尚未露面。估计双方要到天明时才能动手。”

铁奇士领着大家悄悄来到了崖上，隐伏下来暗中观察。崖顶距离谷底约有三十余丈，居高临下，视野开阔，恰好能把崖下数十丈方圆内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谷中有条宽约丈余的溪流蜿蜒流过，舒缓的流水声隐隐传来。溪边一堆篝火噼啦作响，燃得正旺。日月双球坐在篝火旁狼吞虎咽，大吃大

嚼着什么，显然已经饿极了，不过他们却没有动身边的大葫芦。

铁奇士向诸老道：“他们的葫芦始终没有打开动用过，估计此物并非是用来装酒，而是用来当兵器的，我想他们恐怕不是以拳掌对敌拚斗的。”

“也不尽然，不用兵器的武林高手随处可见，而他们又必定是内功极佳，招数神奇玄奥者，你不能掉以轻心，疏忽大意。”

“世伯，以小侄之意，想先下去试试，不知可不可以？”

“不行，今晚你不必出面与之交手。他们已约定了通通国师，让他们火并吧，我们旁观细看，估计大致会摸清他们的武功底细的，最起码也能做到心中有数。”

“古墓幽灵不会来的。”

“古墓幽灵不来，普普元帅也会来的。”

“古墓幽灵使奸用诈夺了他的隐形珠，双方的联盟等于告吹，会与之同来吗？”

夜色渐渐减退，东方已露出淡蓝色的晨曦，黄沙谷内静悄悄的。日月双球吃罢食物，用袖头胡乱地抹了一下嘴，猛的跳起身来。身体较高的日球对略矮的月球说：“兄弟，咱们吃饱了，对手大概也快到了，我们先活动活动筋骨吧。”

“好，听你的。大哥，你看以什么东西作对手？”

“你后面五丈外的那棵大树怎样？”

月球身后的大树，堪称巨树，枝叶繁茂，伸张如伞如盖，高达十余丈，粗可两个合抱。月球回头打量了一下大小，点头道：“大哥，你先出手还是我先出手？”

日球道“瞎子点灯——照舅（旧）每人三招再换，先后随便！”

月球再次看了巨树一眼，怪笑道：“只怕这玩意也禁不住小弟的两招呢！”

日球道：“我可不管你用几招，总之三招一过，立刻换人！”

崖上老少被双杰二球的谈话弄得如坠云雾山中，莫明其妙。琪瑶低声向铁奇士道：“阿奇，你明白他们说什么吗？”

铁奇士摇头苦笑道：“如同暗语，我也不懂。不要着急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一会儿便知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只见那高的日球绕到矮的月球背后，出手如电，一把抓住他那又粗又长的大辫子，猛地一拽将其拖倒在地，大叫道：“兄弟，准备！”

“大哥出手吧！”

日球轻啸一声，右臂一抖，立将矮的月球挥舞起来，愈转愈快，愈转愈疾，仿佛流星锤一般，只见旋转，不见人影，舞得作呼呼风响。同时口中大叫：“神球击柱！”

喊声未了，右手一松，竟把他的兄弟当脱手流星锤，掷向巨树。一团暗影电射而出，猛听得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巨震，月球撞到大树上，竟把大树撞向后倾斜约有五尺，枝叶簌簌而下，但更奇的是那月球又借势倒翻弹回，被日球抓住了辫子。

众老少在崖上亲眼目睹这一情形，无不咋舌骇然不已。怪驴丈人惊噫一声道：“这是什么古怪功夫？”

铁奇士感慨地说：“原来双杰二球兄弟与人交手时，竟是用这种古怪打法，像这样的双人配合，这可真是武林中闻所

未闻的奇诡打法！唉——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”

他们想着谈着观看着，日球又出招了。他依样画瓢又把月球舞将起来，再次大喝一声将其掷出！

月球电射而去，未见其怎样出手，猛听一声轰然巨响，两人合抱的巨树竟一分为二，被拦腰摧断，上半截飞出十丈开外，下半截却被连根拔起。再看月球又弹射回到日球之手，听他叫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说大树经不起两招，你看如何？”

日球喝道：“不要得意！崖壁！去！”

“壁”字再一出口，他再一次反手一挥，把月球掷出。这次月球不是直射而出，而是翻滚旋转而去，直奔光滑的青石峭壁。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整座崖壁，甚至整个山谷都被震动起来，人触石壁处碎石激飞四射，仿佛石雨骤起，月球弹回来之后，再看崖壁已被击出一个五尺余深，一丈方圆的石洞。

月球弹落在地后，看着日球叫道：“大哥，该兄弟动手了！”说罢他便毫不客气，一把抓住日球的辫子，将其拖倒，哈哈笑道：“大哥，连环神球！”

“目标何在？”

“侧面森林，连击碗粗之木一十五棵！”

“好，出手罢！”

月球闷哼一声，立将日球抡起挥动，状如风车，转到电闪之时，猛然暴喝一声，脱手将日球向林中掷去！人影带着破空之声，在森林中如灵蛇游走，其势疾捷灵动绝伦，紧接着丛林之中发出“砰砰”连珠似的一十五响，十五株粗如碗口之木，已横卧于地，十五根树茬如梅花状显示于地。谷中又是一阵颤动，烟尘枝叶大起纷飞。

月球随手一捞，将倒纵弹射而回的日球抓住辫子，笑道：“大哥，这招你似乎慢了一点！”

“你施展的劲力不够，这岂能怪我！”

矮的笑道：“原来师哥搞我的冤枉，自己根本不施功力。”

高的哈哈大笑道：“这不是真打斗，废话少说，还有两招。”

“好了，这次我全力施为，看你如何？第二招，神球过隙！以十个数为限，必须穿过树木百棵，十数数完，如没绕完，十日内不许喝酒！”

“出招罢，林子太密，你不能数得太快！”

“放心吧！”月球仍是照样如前，将日球掷出，将其接近第一棵树时，立刻高声数道：“一！”

日球如流星闪电，又如矫龙灵蛇，在林中绕着林木左穿右插，东游西绕，在林间空隙之中穿梭往复，快得简直捕捉不到他的身影。

“……八，九，十！”那个“十”字刚一落地，一条身影恰好穿林而出。月球随手捞住日球的辫子，慢慢旋转起来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哥输了！”

“放屁放屁！你十数刚刚数完，我恰恰绕还百株，怎的便算输？”

“最后一棵你未留下痕迹，输就输在这一点点上了！”

“放屁，又是放屁！你敢冤枉于我？每株树上，我均留下了印迹，是以金刚指力划出来的，一看便知，你去看看吧！”

“别恼别恼，一会再看。现在是第三招，穿云摘星！”月球抡转着手上之人，身形冉冉升起，升至丈余，身形猛一倾斜放平，叫声“去！”竟将日球笔直地贯入空中，势如穿云之

箭，破空直上。那日球竟在空中腾转游走，霎时间变换了十种身形和方位！

崖上老少观之莫不大咋其舌，暗吞冷气！唯独铁奇士见之仅微微一笑而已。

这时，日球猛然自空中如流星陨石一般疾坠而下，急声道：“兄弟，你听我说，我看到云层之中隐隐约约有只大鸟在飞动！”

“又是那老臭太婆出现了，上次咱哥俩捉她的一只大鹤烤了吃，她竟拚出了老命相斗，这次恐怕还会同上次一样。大哥，你说饶不饶她？”

“先不理睬她，还是先斗那个番子通通国师重要。咦，时间将到，他怎么还未前来赴约？走，咱哥俩找他去！”

“失约就是害怕认输，还找他干嘛？尽管传言江湖，扬扬咱哥俩的威名为好。依我看还是找太虚幻主去。”

“我们如此一走了之，倘若通通国师来了该怎么办？”

“时间约在拂晓，你看现在拂晓将近，他来了也只能怪他失约，岂能归罪于咱们哥俩？走吧！”

双杰二球说走就走，立刻背起大葫芦动身上路，出西侧谷口，径直疾滚而去。

怪驴丈人目视着双杰二球远处的背影，急忙对三老道：“三个魔头，我们衔尾跟进，盯住他们。他们可能知道太虚幻主隐匿落脚处。”

铁奇士不紧不慢地笑道：“看情形，他们所说的老太婆定是古禽教主夫人了。不知他们因何不怕铁翎鹤，又因何把恶鹤捉了烤着吃？走，跟上他们探个究竟！”说罢，他身形一长，